

鳳還巢

孔另境

書印行

鳳

還

巢

三幕劇

鳳還巢（三幕劇）

時——一九四四年左右

地——上海

人物——

尹露茜——維嘉之妻，年二十六。

鄧維嘉——律師，年三十。

尹崧甫——露茜之父，年六十五。

歐陽茉莉——維嘉之女友，年二十四五。

尤阿升——男僕

尤媽——女僕

第
一
幕

景——鄧維嘉宅之客廳。陳設的傢具非常精緻，但彷彿因為忙碌的緣故，佈置得很混亂。廳左牆後段，有門和窗對着園中，稍前有雙合門兩扇，通入臥室。

廳右牆的後段，有門通入寫字間，稍前有雙合門兩扇，通入走廊；這雙合門就是廳門。

這是一個陰天，稀薄的光線從關閉了的百葉窗縫中滲入，廳中光線暗淡。幕啟時，男僕阿升在一隻沙發上打盹。其後維嘉從外面進來，覺得光線太暗，於是把牆壁上的電燈開關一掀，頓時全室生光，但見阿升兀自在打盹，維嘉覺得無可奈何地，把自己疲乏的身子往一張單人沙發裏一倒，望望這四周零亂的情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維嘉（獨白）這是誰的錯處呢？是我？還是她？（停頓，作思索狀）我怕大家有不對的地方！——可是——

提出分居的却不是我，是……她！（停頓，大一點發聲）現在，誰的痛苦大，當然是我！我不能再在這兒就下去了！再孤鬼兒似住在這兒，叫這蠢貨（指阿升）和我作伴，我一定會發瘋的！（更大聲）是的，我一定得發瘋！（這大聲把阿升唬了醒來。睜眼一看，見主人已經坐在面前，連忙翻身起來，不好意思地走到主人面前——）

阿升 少爺，小的不應該！

(維嘉沒有理睬他)

阿升 少爺，要預備晚飯麼？

維嘉 晚飯不忙——不忙。你先把我的拖鞋拿來，再去放一盆水，讓我洗個澡。

阿升 是，少爺。(下)

維嘉 (獨白) 今晚一定得應茉莉的約，要不然，她準得生我的氣啦！(停頓) 好，準去，準去！

(阿升拿拖鞋上)

維嘉 (一面換鞋，一面問阿升) 阿升，今天下午有誰來過沒有？

阿升 有許多不重要的主顧來過。

維嘉 啊，你給他們說明白了沒有？

阿升 是的，少爺……我給他們說明白的，他們都會再來的。

維嘉 很好，還有呢？——比如說，電話有幾個？

阿升 電話(作思索狀) 有——沒有——有。

維嘉 究竟有還是沒有？是誰打給我的？

阿升 是……歐陽小姐。

維嘉 她怎麼說？

阿升 她說少爺一回來，要您就打個電話過去。——別的沒有說什麼。

維嘉 唔，好吧。還有誰的電話呢？

阿升 沒有……沒有了。

維嘉 好，你快給我去放水，放好水，去把我的那套藏青西裝檢出來。

阿升 是，少爺。（下）

維嘉（過去打電話）喂，你是誰……是茉莉麼……怎麼？你剛才打過電話來……對不起，對不起，我

今天一切撇開，準七時到你那裏！……唉，不要生氣，一切都是我不對，停一會兒給你賠罪！……好，……一準……再見。

（阿升上）

阿升 少爺，水給放好啦。

維嘉 好，你把衣服去拿來。

（維嘉下。阿升把主人的衣服、鞋子等稍整，預備下，電話鈴聲忽作。）

阿升（接電話）是的，我們是鄧家，你找誰……找你們少爺……不不，找我們少爺……他在……你是誰……姓尹……什麼？您是……您是……少奶奶……您找少爺聽電話……他在……洗澡

……不必要少爺來聽……什麼……少奶奶要上這兒來……即刻就來……好吧，我告訴少爺……好……好……

阿升（獨白）這纔是怪事！少奶奶會上這兒來找少爺？這又爲點什麼事？……嘻嘻……準是少奶奶過不慣寂寞，還是要回到少爺這兒來……那倒是件好事……這個家是得由少奶奶來治一治，纔像個樣兒，要不然呀……我得趕快去告訴少爺。（匆匆向浴室去）

維嘉（披着浴衣出來，阿升隨着）什麼？阿升，你說少奶奶要上這兒來找我？

阿升 是的，少爺，一點不錯。

維嘉 你準沒有聽錯麼？

阿升 一個字也沒有聽錯，而且馬上就要來！

維嘉 什麼？馬上就來？我不是就要出去麼？

阿升 小的知道，可是小的不能對少奶奶這麼說！

維嘉 是的，是的，你不能說。（作思索狀）停一會，少奶奶來了，你得見機行事，頂要緊，少開幾句口，別胡說八道！

阿升 小的知道。——少爺，我去給你拿衣服，可是，少爺，照小的想，今晚上，少爺怕出去不成啦！

維嘉 我要你別瞎說八道，你偏偏歡喜瞎說，你怎麼知道我出去不成？

阿升 少奶奶來了，總爲了些什麼吧？

維嘉 唔，這倒不錯，總爲了些什麼纔來的。你猜她爲了些什麼？

阿升 小的猜不出……也許……也許……

維嘉 你說，你不妨猜猜看。

阿升 小的怕少奶奶過不慣一個人的生活，又想……

維嘉 你別瞎猜，她不是這樣隨便的人。

阿升 要不是爲了這那麼小的就猜不透啦！

維嘉 我當真也猜不透（疲乏狀）呀，我真累死啦！

阿升 少爺，您可以躺一忽，養養神。

維嘉 我真想睜一睜，要是她來了，你叫醒我！

阿升 知道。

（維嘉睜開睡眼，尹露茜已走進來。露茜面貌姣好，神情瀟洒，初見維嘉，似含羞澀之態。）

阿升 少爺，少奶奶來啦！

阿升 少奶奶，您來了，請坐吧。

（維嘉就在沙發裏打起盹來，阿升輕手輕腳地離去。台上沉靜片刻。阿升忽匆匆上，推醒維嘉。）

露茜（望望維嘉，又轉向阿升）阿升，你別和我這麼客氣。維嘉，你這一向好吧？

維嘉 露茜，我很好，您好吧？

露茜 我好得很。

維嘉 我們好久不見啦！

露茜 是的，我們自從分居以來，一直沒有見過。

維嘉 怕有一年了吧？

露茜 一年我怕不止一點吧？我們是去年二月分開的，到現在已經近一年半啦。

維嘉 是的，近來我的記性壞透啦。

露茜 我知道您很忙，今天來打擾您，我是有着很正經的緣故。

維嘉 那當然的，很緊急麼？

露茜 至多，也不過是正經的罷了，可別害怕。

維嘉 我沒有害怕什麼呀！只要您吩咐，我一定遵命辦理。——並且，我能瞧見您，真叫我歡喜。

露茜 不對，維嘉，別歡喜吧，我們兩人，誰也不能使誰歡喜，這種不相干的口氣，在我們倆中間，是使用

不上去的……

維嘉 好的。

露茜 您許我坐麼？

維嘉 哟，對不起，請坐。

露茜 謝謝。

維嘉 您一切都很稱心麼？

露茜 一切稱心如意，謝謝你。我瞧見阿升還在這兒當差，很覺滿意，他是一個很不差氣的人。是的，在您身邊，也還留着尤媽麼？

維嘉 是的，一直還在我身邊，我最不愛改換我的習慣。這是您知道的。

露茜 我知道。這也是一個很不差的人呀！

維嘉 是的，她服侍我很好，這一年多的時間，要是沒有她在我身邊，我真不知道怎樣過得下來。可是這裏的阿升却沒有尤媽那樣好，又笨又嬾，你看他把這個客廳弄成這一副模樣。

阿升 少爺，這也不能怪我。少奶奶，您說是不是？

維嘉 那末怪誰？

露茜 阿升，你倒說說看。

阿升 小的說，這全是少奶奶不在這兒的緣故，要是少奶奶住在這兒，少爺也不會整天不在家裏了，

小的自然更不敢偷懶啦！

露茜 阿升，你還說這些不相干的話幹嗎？

維嘉 你這蠢貨，要你在這裏多些什麼嘴，快進去給我把浴室收拾清楚。

阿升 是。(下)

露茜 我請你原諒我，您大概將要出去，您能夠給我五分鐘的時間麼？

維嘉 請您吩咐我吧。我能夠給您甚麼幫助呢？

露茜 維嘉，我問您，您從來不會扮過戲麼？

維嘉 這是甚麼意思？

露茜 別裝傻，請您答復我吧。

維嘉 在學校裏的時候，也會扮過戲。

露茜 不錯。這一來我可以乾脆告訴您了：明天，您還得扮一回，可是，您扮的那個腳色，却是有些麻煩

的。

維嘉 麻煩麼？

露茜 您必須又慎重，又精細地去扮；我可以再加上一句：就是拿您的全身的本事去扮，也還不算多。

維嘉 我沒有這本事。

露茜 您別看輕自己的價值；我是知道您的本事的，您有隨意表演的天分。

維嘉 露茜，您何必這樣挖苦我。

露茜 我又何必挖苦您，我這次是特地來要求您的幫助的。

維嘉 難道要我扮戲就是給您幫助麼？

露茜 您猜得一點也不錯。

維嘉 那末這扮戲總有對手吧？

露茜 自然有的。

維嘉 是誰？

露茜 我。

維嘉 獨自一個兒麼？

露茜 獨自一個兒。

維嘉 那麼，這場戲我可以放心了；我知道您的手段。

露茜 您知道我裝腔弄鬼的技術麼？

維嘉 我知道您很有一點扮戲的技術。

露茜 要是您能信任我，那就好了，一定能給看戲的人高興的了不得。

維嘉 誰是看戲的人呢？

露茜 看戲的人有好幾個，但主要的却只有一個人。

維嘉 是誰？

露茜 我要言歸正傳了；您可不是一直和我的父親通信麼？是的，我每半月和他通信一次，這是大家約好了的；他從來不會疑心過。並且您轉給我的那些信，我都收到，這個我很滿意。

維嘉 這是很自然的事。

露茜 您多久以前會接到過他的信？

維嘉 大概怕要近一個月了。

露茜 我新近却接到他一份電報，也是由您這裏轉來的。

維嘉 他老人家沒有生病麼？

露茜 他也許明兒就要到這兒來了。

維嘉 他是從北京來麼？

露茜 可不是！

維嘉 是特地來這兒麼？

露茜 不，他是要到漢口去，從這兒經過。

維嘉 這可糟了！

露茜 他是明天上午十點到上海。

維嘉 那怎麼辦呢？

露茜 這就是我特地來和您商量的緣故了。

維嘉 您的意思怎麼辦呢？

露茜 我們兩人應當聚在一塊兒，您懂麼？

維嘉 這……這真是意外。

露茜 你別耽心！您要知道：從我們這一方面想，雖是一種意外，但是在那一方面，却成爲一種愉快。

維嘉 自然……但是令尊平日是不大出門的。

露茜 您別誤會吧，請相信我，因爲他就要到了，他是爲着自家的事務，要到漢口去走一趟，特地繞一個小灣子來看……

維嘉 看他的女兒麼？

露茜 他說也要看他的女婿。

維嘉 這是一樁禍祟！

露茜 這當真是一樁麻煩的事。

維嘉

您說得一點不錯。

露茜

應當找一個醫治的方子。

維嘉

我簡直看不到了。

露茜

您看得很清楚。

維嘉

老實說句話，我看不到，您比我靈敏多了。

露茜

我笨得多。

維嘉

唔，不會。

露茜

誰說，您想得太遠了。聽吧，無論怎樣，我不願我的父親知道這件事的真相。

維嘉

那個悲慘的真相。

露茜

多一個形容詞，也一樣沒用，我不能抵抗實在的情形，同時我又不願意他老人家知道真相，即使一些猜測，我也不願意有，您知道麼？

維嘉

糟透啦！

露茜

他並不會知道我們分開住着。

維嘉

是的。

露茜

他以為這個家庭依然好好兒……